

英语专业学生语用能力调查及教学启示

——以广东某独立学院为例

龙玉梅,汪云芳

(广州大学 松田学院,广东 广州 511370)

摘要:在对现有的语用能力研究文献进行考察的基础上,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考察了广东某独立学院英语专业82名学生的语用能力状况,并针对调查结果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教学建议,旨在引起英语教师对学生语用能力培养的重视,促进当前英语教学改革的发展。

关键词:英语专业学生;语用能力;语用失误;教学

中图分类号:H04;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20)05-0077-06

语言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习者的交际能力。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国进行的一系列英语教学改革(英语新标准课程改革、大学英语改革和英语专业培养目标变革等)都强调了学生语言交际能力培养的重要性。我国现有的几乎任何一个教学大纲、任何一部教材以及任何一位外语教师也都会强调外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外语交际能力^[1]。《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明确规定,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在帮助学生打好扎实的语言基本功的同时,要注重学生各项语言技能的全面发展,突出培养学生语言交际能力,尤其是跨文化交际能力。

交际能力主要由语言能力和语用能力构成。语言能力主要指对语言知识(语音、词汇和语法)的掌握情况。语用能力指运用所学语言和语用知识达到交际目的的能力。Wolfson指出,在与外族人交谈时,对他们在语音和语法方面的错误往往比较宽容,与此相比,违反说话规则,则被认为是不够礼貌的,因为本族人不大可能认识到社会语言学的相对性^[2]。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语用能

力在外语交际中的作用比语言能力显得更重要。那么,在历经二三十年的英语教学改革后,我国大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尤其是英语语用能力是否有提高?带着这个问题,笔者就广东某独立学院英语专业学生的语用能力状况展开了问卷调查。

1 研究背景

1.1 语用能力的界定

在对学生的语用能力进行调查之前,首先要界定语用能力的概念及构成要素。语用能力的概念源于Chomsky的语言能力观中的“语言行为”概念。“语言行为”指具体语境下的语言使用^[3]。“语言行为”包含了语言运用的思想,但Chomsky强调的是语言的内在知识,忽略语境的适切性以及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后来,Chomsky指出语用能力是“在特定的语境中适当地应用语言形式的的能力”^[4]。

继Chomsky之后,Hymes的交际能力理论中的“语言能力”概念既包含了语言知识又包含了语言运用的能力,并且强调了语境的恰当性以及

收稿日期:20191106

基金项目:2015年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项目(2015710)

作者简介:龙玉梅(1974-),女,江西井冈山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语用学、应用语言学研究。

语言与社会的关系^[5]。Canale & Swain 的交际能力新模式中的“社会语言能力”也包含了语用因素并同时强调了语言运用的恰当性^[6]。第一个明确提出语用能力概念的学者是 Thomas。他将语用能力定义为“为实现特定交际目的而有效运用语言的能力和理解特定场景中话语的能力”^[7],具体包括语用语言能力和社交语用能力。前者指理解和运用附着于特定话语之上的施为用意的能力;后者指说话人根据交际对象的身份、地位、信仰、权势等社交因素产出适切话语的能力。基于语用学的分类(语用语言学和社会语用学),Leech 相应地把语用能力分成了语用语言能力和社交语用能力^[8]。Bachman 在他的交际能力框架中首先提出,语用能力是交际能力的组成部分,具体包括社会语言能力和言外能力。前者指交际语境里恰当实施语言功能所需的社会语言知识,后者指交际主体结合特定语境传达和理解言外之意的能力^[9]。

国内包括刘绍聪^[10]、李怀奎^[11]、陈新仁、卢加伟等在内的学者也对语用能力进行了界定。陈新仁认为,语用能力是指在特定情境中使用话语进行得体交际的能力,具体包括语用语言能力、社交语用能力、语用认知能力和语篇组织能力^[12]。卢加伟提出的语用能力包括语境的识别能力、语用知识的提取和加工能力以及合适话语的产出能力,即语用知识、语用意识和语用表现^[13]。

纵观国内外学者关于语用能力的界定,我们可得知:(1)语用能力是交际能力的组成部分。(2)对于语用能力的概念和构成要素,目前缺乏统一性。但概括来说,语用能力指在言语交际中,交际者准确理解并使用语言进行有效得体交际的能力,主要包括语用语言能力和社交语用能力。前者主要指根据语法规则正确选用语言形式表达言语的能力,后者指根据社会文化规则产出恰当话语的能力。(3)语用能力受语境的制约。(4)准确性和得体性是衡量语用能力的主要标准。在交际中,交际者既要遵守语言规则,又要注重社会文化差异。

1.2 以往的语用能力调查研究

以往国内外学者对语用能力的测试侧重的是被试实施某一种或几种具体言语行为能力。例

如, Farhady 的语用测评主要是测试被试在特定情境中表达请求、建议、异议的言语行为能力^[14]。Shimazu 设计的“美国英语语用能力”试题关注的是被试表达请求的言语行为能力^[15]。Hudson, et al. 用 6 种语用能力评估法测试了被试表达请求、道歉、拒绝的言语行为能力^[16]。Walters 设计的二语语用能力的试题侧重的是被试有关评价、表扬等方面的语用能力^[17]。李悦娥和范宏雅主要是从请求和提供帮助这两种具体言语行为来考察被试的语用能力^[18]。刘建达的学生语用能力调查研究是着眼于请求和道歉两种具体言语行为^[19]。高瑞阔是从礼貌得体性的习得情况来调查英语专业学生的语用状况^[20]。可见,以往的语用能力调查主要考察的是被试在实施请求、道歉、拒绝、建议、提供帮助等具体言语行为的产出情况,侧重的是学习者实施相关言语行为的语用语言能力。Roever 的调查测试了被试英语会话含义以及英语习惯用语的理解能力,但其本质仍是一种语用语言能力的评估模式^[21]。Hudson, et al. 在调查学生的社交语用能力时也只是把社交语用知识当作一个变量来控制,对社交语用变量的判断基本是基于测试者本人的直觉。很明显,这种着眼于语用语言能力的语用调查和测试没有对被试的社交语用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情况引起应有的重视。

2 英语专业学生语用能力调查及语用失误分析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在分析语用能力的概念及构成要素的基础上,通过设计调查问卷的方法来调查英语专业学生的语用状况。问卷调查的设计主要参考了洪岗^[22]、张晓霞^[23]、李悦娥和范宏雅以及赵菲菲^[24]等人对大学生英语语用能力的问卷调查。

2.2 调查对象

本次问卷调查的对象是广东某独立学院英语专业大一两个班的 82 名学生。所有被试均参加过高考并达到该校英语专业的录取分数线,且 2 个班的平均入学成绩几乎相当。大部分学生是从小学三年级或四年级开始学英语,平均学英语约 10.5 年,最少的 7 年,最多的 13 年,所有被试均无

出国学习经历。

2.3 调查问卷设计

本研究所使用的问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个人信息,包括姓名、年级、英语学习年限、出国学习经历等信息。第二部分由30个单项选择题组成。每题描述一个情景,然后给出4个选项,要求被试选出在该情境下最合适的一个答案。30个试题的话题包括请求、命令、建议、邀请、赞扬、恭维、道歉、寒暄等,内容既涉及目的语语用语言知识,又涵盖了社会语用知识。其中,17个试题是用来考察学生语用语言知识的掌握情况,具体体现在学生实现言语目的的语言策略的选择上,13个是考察学生社会语用知识的掌握情况,具体体现在学生特定语境中语言使用的得体性上,对“何时何地何人做何事”的社会规则的把握中。这些社会规则涉及禁忌语、相对社会距离、话语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心理、思维方式等。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考察学生的语用语言能力和社会语用能力,即学生言语行为表达形式的习得情况、跨文化交际中社会文化规则的习得情况以及话语的分析和理解能力。30个选择题均出自《过渡语语用学视角下的语用能力研究》^[25]一书附录部分收录的洪岗、张晓霞、李悦娥和范宏雅以及赵菲菲等人对大学生英语语用能力的问卷调查表,其中有2个题目的个别选项有所改动。问卷面向2个班发放了82份问卷,收回问卷80份。由于有2份试卷的答案一模一样,故随机将其中的一份试卷的数据不计入最后的数据分析汇总。最终收回有效问卷79份,试卷回收率96.3%,问卷真实有效。

2.4 调查结果

本次调查结果主要是通过办公软件 Excel 进行处理。调查结果显示:79名被试在30道题中平均失误14.43题,失误率为48.1%。表现最好的学生错了8道题,而表现最差的学生错误多达20题。所有被试在30道题中的平均正确率为51.9%。对于英语学习平均年限超过10年的英语专业学生来说,其总体语用能力较差。

79名被试在17道考察语用语言知识掌握情况的题目中,平均失误率为37.68%,而在13道考察社会语用知识掌握情况的题目中,平均失误率

为59.33%。对比语用语言知识层面和社会语用知识层面的失误情况,社会语用知识层面,尤其是跨文化知识层面的失误要比语用语言知识层面的失误多。这说明,学生对语言得体性的把握不如对语言准确性的把握好,学生的社会语用能力比语用语言能力要弱。

2.5 语用失误分析

2.5.1 语用语言失误

语用语言失误主要是因说话人在交际中违反语言使用规则而引起的失误。在本研究中,语用语言失误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学生错误套用汉语表达方式或乱用具有不同语用特征的英语同义结构。例如,将“Sorry”和“Excuse me”等同“对不起”,将“Never mind”“Not at all”“It doesn't matter”和“That's all right”等同为“没关系”。例如,问卷第15题:在宿舍里,你的室友杰克邀请你去看电影,但你有事不能去。有45个学生选择了以“Excuse me”而不是“Sorry”开头的错误选项就是源于语用的错误转移。在交际中,sorry是用来表达歉意或悔意或惋惜,而excuse me用以表达因打断他人的话或思路或手头正在做的事情或者要求他人让路而感到抱歉。再如,问卷第11题:一天,一个美国女士意外撞到了魏宁后向魏宁真诚道歉,魏宁要对该女士的歉意表示回应。正确的选项应该是“It doesn't matter”。但有25个学生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其中有14名学生选了“Never mind”。原因就是学生没有注意到“Never mind”和“It doesn't matter”的语用差异:前者是用来安慰他人,后者是用来回复道歉。

当然,还有一些语用语言失误是源于学生滥用完整句、混淆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以及误解交际对象的言外之意。鉴于篇幅有限,就不再一一举例说明。

2.5.2 社会语用失误

社会语用失误是因说话人在交际中违反了社会交际规则而引起的失误。社会语用失误的一个表现在于交际者在语言交际中因忽视交际对象的身份、地位、权势或交际双方的关系而错用语言表达形式。例如,问卷第6题:你要搭乘出租车去希思罗机场。鉴于出租车司机与乘客的关系背景及交际场合,你只需直接跟司机说“Heathrow

Airport, please.”不需要用“Excuse me”和“Would you…?”这种过于礼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请求。但调查结果显示有43个学生误选了这两个答案。社会语用失误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交际者在跨文化语言交际中因忽视文化的差异性而导致交际失败。跨文化差异体现在习俗、礼仪、信仰、价值观、思维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等诸多方面。譬如,就思维方式而言,英美人说话直截了当,有一说一,但中国人含蓄委婉,拐弯抹角。以学生错误率极高的第30题为例:主人该怎样向客人表示他应该离开了?在英语文化中,主人通常会直接跟客人说“It's time to leave”,但在调查中,只有6个学生选对了答案。48.4%的学生选择以“主人开始打扫卫生”或“主人开始打哈欠”等委婉的方式来示意客人离开,而44%的学生干脆选择“主人什么话都不说,因此客人会在他自己认为合理的时候主动离开”的选项。

社会语用失误中很大部分是源于交际者对礼貌的理解或对礼貌程度的把握不当。礼貌是对他人所表现的一种关照或体贴。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礼貌的内涵和衡量标准不尽相同。例如,在中国文化中,尊老是一种传统美德。然而,在西方文化中,独立性和自主性备受崇尚。被人照顾在西方往往是被视为弱者的表现。但不少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对这种文化差异性缺乏了解。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他们常常因想表达自己的热情或对他人的关心而强加于人。在本调查中,52个学生对问卷中第25题(午餐后,旅游团一年长的英国游客跟中国导游说他要上街逛逛)的选项做出了错误选择就反映了这点。在这种语境下,中国导游只需要对英国游客说声“Fine, see you later. Take care”就可以了。导游若提出让自己或其他游客与他一同出去就是对该游客的不尊重。因为在英国游客看来,导游的提议不仅危及了他的自主空间或自由,而且是视他为需要额外关照的弱者的表现,这有损他的面子。

3 教学启示

3.1 重视语用教学,提高学生元语用意识

从20世纪后期开始,我国的语用学研究者开始将有关的语用学理论应用到实际的英语教学

中。到今天,我国的语用学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语用教学尤其是课堂语用教学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中国学生在使用英语时容易出现语用失误跟英语教师还没有足够重视培养学生的语用能力和提高学生语用意识有很大关系^[26]。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要有意识、有目的地向学生输入语用知识,将语用原则融会到日常英语教学内容和过程中,还要引导学生对第二语言运用的规则及交际实现过程有一个清晰、深刻的认识。学生只有在语言学习和语言交际的过程中将注意力集中在相关语用知识上并对之加以整合、理解后才能在特定的语境中正确输出。元语用意识是把输入转化成为吸收的必要和充分条件。

3.2 重视语言语用知识教学,增强学生英、汉语用差异的敏感性

语言的准确性是衡量语用能力的标准之一,具体体现在语法的准确性和语用的得体性两方面。研究表明,大部分语言语用失误,不是因为学生在语言交际中违反了语法规则,而是违反了语言语用规则。因此,在英语教学中,教师既要向学生传授语言(语音、句法和语义)知识,又要向学生解释语言形式蕴含的交际功能、英汉语之间的语用差异以及语言使用的语境制约因素,还要向学生讲解语言语用的原则。例如,在教词汇时,教师不仅要解释词义,还要解释词汇蕴含的文化内涵及其语用功能。只有这样,学生才有可能在语言交际中识别语境,遵守语法规则和语言语用规则,避免语言语用失误。

3.3 重视文化教学,增强学生文化底蕴

调查显示,社会语用失误主要是源于学生不了解或疏忽了英汉背后的社会文化差异。不少学生甚至缺乏诸如社交礼仪、文化习俗、衣食住行等基本文化知识。文化知识成了跨文化交际中的一个障碍。要扫除这个障碍,就要在教学中重视文化知识的教学。英语专业可以通过开设关于英美国家社会与文化、中外礼仪的课程来向学生专门介绍文化知识,也可以要求教师在其他英语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结合课堂教学内容向学生传授相关文化知识,还可以通过讲座的形式向学生专门介绍和讲解社交文化知识。另外,我们要鼓励学生通过阅读英美文学作品、观看英语原版电影和

电视节目等方式间接接触社交文化知识。在文化教学中,教师要特别提醒学生注意英、汉语之间的文化差异,礼貌用语的交际价值差异性以及英、汉语中自由话题和非自由话题的区分尺度。

3.4 重视实践教学,为学生创造语言使用环境

英语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人文学科。《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教育建设30条意见》明确规定“人文社科类本科专业实践教学的学分(学时)数不少于总学分(学时)的15%”。《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明确强调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有机结合的必要性^[27]。实践教学既可以让学生获得更多的语言输入,还可以给学生创造语言输出的机会,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实践教学可以从校内和校外两个层面着手。在校内,学校要建设和完善语音室、实训室、实训基地等教学资源。在教学资源具备的基础上,英语专业可以开设模拟实践教学课。任课教师可以在课堂上组织诸如角色扮演、模拟对话、模拟面谈、模拟外事接待、模拟国际会议等模拟教学活动并要求学生必须参加。另外,要支持学生组织英语演讲、英语辩论等英语竞赛以及鼓励学生参加有外教参与的校园活动(如英语派对、英语沙龙、英语角等)。在校外,学校和英语专业要寻找机会与一些涉外单位(如外贸公司、外贸交易会、涉外宾馆、涉外导游等)合作,建立校外实习基地,开启“校企合作”的教学实践模式,给学生提供参加广交会、国外游学、外事接待等对外交往的机会。

4 结语

在各级外语教学大纲不断强调外语交际能力培养的重要性的外语教学改革背景下,课题组对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办学目标的广东某独立学院的英语专业学生进行了语用状况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学生的语用知识,尤其是社交语用知识匮乏,语用表现总体较差。要改变这种情况,一方面需要更新教师的英语教学观念,提高教师的语用意识;另一方面要求教师以新的教学观念来指导自己的教学行为,注重语用教学,提高学生的元语用意识,同时要通过加大文化教学和语言实践教学力度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用能力,以促进英语专业培养目标的最终实现。

参考文献:

- [1] 束定芳.外语教学改革:问题与对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 [2] WOLFSON N. Perspective: Sociolinguistics and TESOL [M]. Rowley, Mass: Newbury House, 1989.
- [3] CHOMSKY N.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5.
- [4] CHOMSKY N. Essays on Form and Interpretation [M]. New York: Elsevier North Holland, 1977.
- [5] HYMES D.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C]//Pride J.B. & J. Holmes (eds.). Sociolinguis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 [6] CANALE M, SWAIN M. Theoretical bases of communica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testing [J]. Applied Linguistics, 1980 (1): 1-47.
- [7] THOMAS J. 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 [J]. Applied Linguistics, 1983 (4): 91-112.
- [8] LEECH G.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M]. London: Longman, 1983.
- [9] BACHMAN L F. Fundamental Considerations in Language Testing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0] 刘绍忠.语境与语用能力[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1997(3): 24-30.
- [11] 李怀奎.国内关于学习者外语语用能力的实证研究:调查与分析[J].山东外语教学, 2005(5): 60-63.
- [12] 陈新仁.关于外语语用能力多维度的思考[C]//“语用能力与发展”高层论坛论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2008.
- [13] 卢加伟.认知框架下的课堂语用教学对学习者二语语用能力发展的作用[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3(1): 67-71.
- [14] FARTHADY H. Justification,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Functional Language [D].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0.
- [15] SHIMAZU Y M. Construction and Concurrent Validation of a Written Pragmatic Competence Test of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D]. San Francisco: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1989.
- [16] HUDSON T, et al. A Framework for Testing Cross-cultural Pragmatics [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1992.
- [17] WALTERS F S. An Application of Conversation Analysi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Test of Second-language Pragmatic Competence [D].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2004.

- [18] 李悦娥,范宏雅.话语分析[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 [19] 刘建达.中国学生英语语用能力的测试[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4):259-265.
- [20] 高瑞阔.英语专业学生英语礼貌得体性习得状况调查[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09(1):41-47.
- [21] ROEVER C. Validation of a web-based test of ESL pragmalinguistics [J]. Language Testing, 2005 (2): 229-256.
- [22] 洪岗.英语语用能力调查及对外语教学的启示[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1(4):56-60.
- [23] 张晓霞.中介语语用学对英语教学的启示[D].杭州:浙江大学,1998.
- [24] 赵菲菲.语用能力与大学英语教学[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06.
- [25] 姜占好.过渡语语用学视角下的语用能力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26] 陈新仁.新编语用学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 [27] 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Investigation of Pragmatic Competence of English Majors and Its Teaching Enlightenment: Taking an Independent College in Guangdong as an Example

LONG Yumei, WANG Yunfang

(Sontian College,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137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review of pragmatic competenc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ragmatic competence of 82 English majors of an independent college in Guangdong Province by the way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then puts forward some corresponding teaching sugg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aiming at drawing English teachers'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pragmatic competence and enh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rrent English teaching reform.

Key words: English majors; pragmatic competence; pragmatic failure, teaching

(责任校对 刘兰霞)